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六

雍正七年九月

上諭三十三道

初一日奉

上諭周瑛受朕深恩由徼弁用至提督因伊識見卑鄙不勝提督之任是以調回京師仍復加恩授為大員前年發兵進藏時因伊熟悉西藏情形特令其領兵前往待

以厚恩委以重任伊若具有心胸自當竭誠盡力奉公惟謹以圖報稱乃伊於領兵之際擅買蠻婦並令所轄兵丁等演戲以供其燕樂又在藏與邁禄互相參差不肯和衷辦事約束兵丁種種不法有玷官箴想伊有心懷怨望之處故肆意妄行若此溺職負恩莫此為甚俟伊回至四川著解任交與提督黄廷桂巡撫憲德將伊各欵一一嚴審定擬具奏

又

諭膳房首領太監膳房溝水內拋棄飯粒甚多從前不時曉諭爾等並不嚴飭所管人役如朕再行查出必不輕恕爾等不但罰爾等之俸草膳房人等錢糧而已慎之慎之

初二日奉

上諭王國棟不勝湖南巡撫之任著來京另有諭旨湖南巡撫員缺著四川布政使趙宏恩補授王國棟俟趙宏恩到任交代清楚起身來京四川布政使員缺著高維

新補授高維新現有丈量地畝之事其布政使印務仍著按察使呂耀曾暫行署理郭朝祚亦不勝湖南臬司之任著革任來京其按察使員缺另有諭旨從前發遣廣西人犯在外揑造流言已據廣西巡撫逐一密查確有証據乃王國棟於各犯經過之湖南地方並未查出一人一語明係茍且塞責況此等大案王國棟仍照故套批委按察使郭朝祚會同布政使趙城詢取口供而巡撫衙門不過照例覆問別無根究開導之法以致兵

役等視為泛常希圖易結彼此串通口供若合一轍又如陳帝西等傳播流言本人皆已承認而流言來自何人之處王國棟等竟不能究訊根由屢經降旨仍復含糊朦混縱奸曠職莫此為甚著將王國棟趙城郭朝祚交部嚴察議奏

又奉

上諭向日由員外郎以下授為御史者有試俸一年稱職然後題請實授之例若該御史奉差在外乃由揀選命

往辦理公事者自應與在京之御史一體題請實授乃從前該衙門疎忽未曾題請遂致出差之御史試俸數年而不得實授深為未協著將出差之御史試俸一年期滿者與在京之員一同具題請旨永著為例

初三日奉

上諭山東泰安州神廟奉祀

東嶽泰山之神歷代相傳靈顯昭著佑庇萬民俾國家享昇平之福者

明神之功德其來久矣遠近人民感荷默佑之恩焚香頂禮罔不虔肅其廟宇重修於康熙十二年距今五十餘年矣茲據署巡撫費金吾奏稱廟宇盤道有傾圮頹壞之處應加繕葺山路亦當修整著發內帑銀兩命內務府郎中丁皂保赫達色前往督工敬謹修理務使廟貌輝煌工程堅固速行告竣以副朕為民報享之至意

又奉

上諭據寧遠大將軍岳鍾琪奏稱自西安起程歷西鳳平

臨以至甘凉等處小民承辦軍需莫不踴躍懽呼趨事赴公爭先恐後而靖逆衛屯民於應辦草束之外情願另備餘草運赴大東渠站所堆積以佐軍需等語靖逆遠處邊外人民無幾而自備割運草束輸力効誠可見師以義行統領大臣又能令承辦軍需各員無私毫扣尅是以輿情鼓舞相率辦公朕心深為嘉悅著將靖逆衛庚戌年應徵正糧馬糧四百六十石零大草五千三百八十八束全行蠲免以示加恩邊民急公之至意

初四日刑部議駁安徽巡撫魏廷珍審擬徐永貴手挽常䄠落水淹死照故殺律治罪奉

上諭此案部駁甚是徐永貴手挽常䄠一同落水是徐永貴一時情急摔命相搏安能料巳之必生而常䄠之必死豈可謂之故殺魏廷珍必欲照故殺律定擬是何意見著行文詢問魏廷珍幷按察使劉柟令其各行明白回奏

初七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各省民人屢有拾金不取之事朕以人心風俗漸有歸於醇厚之機深為慰悅皆加賞錫以示奬勸今據直隸巡察御史鄂昌等奏報文安縣居民盧尚義之妻梁氏拾金不昧告知伊姑給還本人及謝以布疋姑婦堅辭不受等語以貧家婦女織蓆營生乃能講讓興廉一門向善為人情所難之義舉甚屬可嘉著賞給米十石布十疋並令該地方官給與匾額以旌良淑

又奉

上諭甘肅西寧大同自康熙五十四年軍需以來其馱運阿爾泰西藏巴爾坤米石駝隻及解送各處與口外牧放之駝凡有倒斃疲瘦退回者俱著於領運領解管牧之員賠補朕思各項駝隻有負重遠涉勞傷而斃者有風雪沍寒水草不時凍餒而斃者有候遲瘟癘傳染而斃者又或有漫不經心之員喂養失宜以致駝隻殘傷不能存活甚至不肖之徒將解送牧放駝隻私行盜賣詭稱倒斃者雖種種情獘不同若令承辦之員概行賠

補其中不無冤抑未為允協若一一清查年遠案繁不能得其確實茲特沛恩綸將各案應賠倒斃駝隻銀兩全行豁免其有降旨以前已完銀兩者或本人有應追別項准其抵扣此係格外施恩嗣後不可為例著戶兵二部詳查各案分晰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據張坦麟奏稱吉安府同知馬世華之書役家人侵用謝姓銀兩請將馬世華革職究擬等語查馬世華係

邁柱等題請移駐蓮花橋清查積欠之員若係庸劣之人則從前何以入於題請之內設果有貪婪實蹟則張坦麟便應列欵糾參今但因失察書役家人之故而本官並無染指之處遽行奏請革職審擬若本官已身婪贓又何以處之夫目前以細事嚴劾屬員使之去官是示已之威也而將來審出實情又為之題請開復是市已之德也似此作威作福之事豈人臣之所當為而朕之以察吏教訓督撫者豈容其任意以為輕重乎朕觀

張坦麟識見卑小器量淺狹不勝封疆重任是以調取來京其辦事不當之處即此可見馬世華不必革職此案著交與該署撫謝旻秉公審理如馬世華另有不法款蹟著據實列叅若止此一事著另行定議具奏

又

諭大學士九卿朕令在京大臣官員科道輪班條奏蓋欲廣見聞以資治理而其識見庸愚陳奏卑淺者亦可隨事指示以開導之昨御史湯倓所奏甚屬鄙瑣不可見

諸施行朕面加訓諭彼醒悟悅服乃奏曰皇上如太陽之光臣所見如燈燭之微耳朕諭之曰爾言不然太陽與燈燭各有其時各有其用不應分別光之大小也日間太陽洞照至於昏夜則太陽無所施其光賴有燈燭之光以補太陽之所不逮天下至廣庶務至繁朕耳目心思所未到之處與不能周知之處爾等能殫其忠誠知慮以為贊助匡勷正如太陽之有資於燈燭也燈燭之功豈可少乎但不可有私意存乎其間耳倘借奏事

之名以為營私之計則是燃燈燭於朗日之下欲以爝火之微與太陽爭光其為暗昧極矣此則可羞可愧之甚諸臣所當共以為戒者也

初十日奉

上諭步軍統領衙門事務繁多所有刑名事件應派部院堂官一員協同辦理參酌律例以期允當將此永著為例侍郎鄂爾奇著協辦步軍統領衙門事務

又奉

上諭外任大小官員罰俸之例如罰俸一年者則將本年應領俸銀扣抵若再有罰俸之案則勒限一年追出俸銀觧部如一年不完又罰俸一年展轉增加常有因一二年之罰俸而積至數年或十數年者此例不甚妥協在罰俸多案之州縣與力薄難完之微員深為可憫著該部通行各省凡有此等罰俸之員若該員情願照所罰之俸預先完納以圖銷案為陞遷之地則聽其自便倘力不能完即將伊任内應得之俸逐年扣抵不必勒

限追繳又定例凡有休致革職病故之官員其應追罰俸銀兩俱行豁免惟江南等省有休革等事只將虚俸豁免其在罰俸以前食過之俸仍行追出直省例不畫一今著將休致病故官員食過之俸概行免追其革職之員則追其食過之俸以示懲儆著直省亦照此一體遵行

十一日刑部等衙門奏陳亦毆死林敏擬絞監候奉

上諭陳亦依擬應絞著監候秋後處決其錯擬罪名之知府沈起元及試用委署知縣劉埥佟泌年俱著照部議降調仍令該督撫出具考語送部引見陳亦毆死林敏一案從前各官不能審出實情經按察使潘體豐兩次指駁始將兇犯究出具見實心辦事甚屬可嘉潘體豐著交部議敘具奏

十二日奉

上諭據尹繼善奏報秋汛平穩黃運兩河各工保護完固

知道了今年水勢甚大深廑朕懷屢諭河臣小心經理
仰賴
河神默佑得慶安瀾應致祭以申謝悃著照上年之例敬
謹舉行尹繼善初任河工凡料理諸務俱屬妥協今年
秋汛盛長之時又能督率河員加意防護甚屬可嘉著
將尹繼善交部議叙其在工人員著尹繼善分别等次
送部議叙
又御史嚴瑞龍遵

旨審明原任興安縣知縣駱光榮冒銷扣尅署知府王還
樸抑勒新任知縣王珏接受交盤鉛山縣知縣張崇
樸扶同徇制情由具奏奉
上諭上司勒令屬員接受交盤最為惡習大有關於吏治
屢經降旨嚴行禁止而江西仍有駱光榮王珏之事可
見地方有司藐視功令作弊徇私之處仍未悛改以駱
光榮此等劣員而張坦麟稱為應幹題請調繁顯有鑽
營徇庇之處著將張坦麟李蘭王還樸張崇樸交部嚴

察議奏

十三日奉

上諭據嵇曾筠奏報秋汛平穩河工保護完固知道了今年水勢甚大深廑朕懷屢諭河臣小心經理仰賴

河神默佑得慶安瀾且據嵇曾筠奏稱三家莊大灘之內汎水自汕深渠化險為平百日之工成於一旦藉非

神力何能至此等語

明神福庇吾民顯賜靈應應行致祭以申謝悃著照上年

之例敬謹舉行嵇曾筠督率河員悉心防護甚屬可嘉著交部議敘其在工人員著嵇曾筠分別等次送部議敘

又奉

上諭據許容條奏內稱出贓過付之人宜照完贓減二等之例發落得贓者令加倍完贓方准減二等若止完原贓准減一等發落等語夫定例得贓定罪之後於一年限內完贓者減二等發落蓋照侵欺錢糧於限內全完

減二等發落之例也至於出贓過付之人鑽營勾引罪難寛貸今欲令其罰銀減等而得贓者又令加倍完納方減二等如此較量則是重財而輕法矣且使無出贓過付之人則貪墨者何從得賄許容忽代此輩分疏而欲改例末減是誠何心又稱連斃二命之犯宜加等治罪夫謀故鬭毆各有正條是以殺傷二命仍照本例科斷俱議以秋後處決迨至秋審時核其情罪權其重輕果無可原之情自無寛宥之理令許容不論情罪之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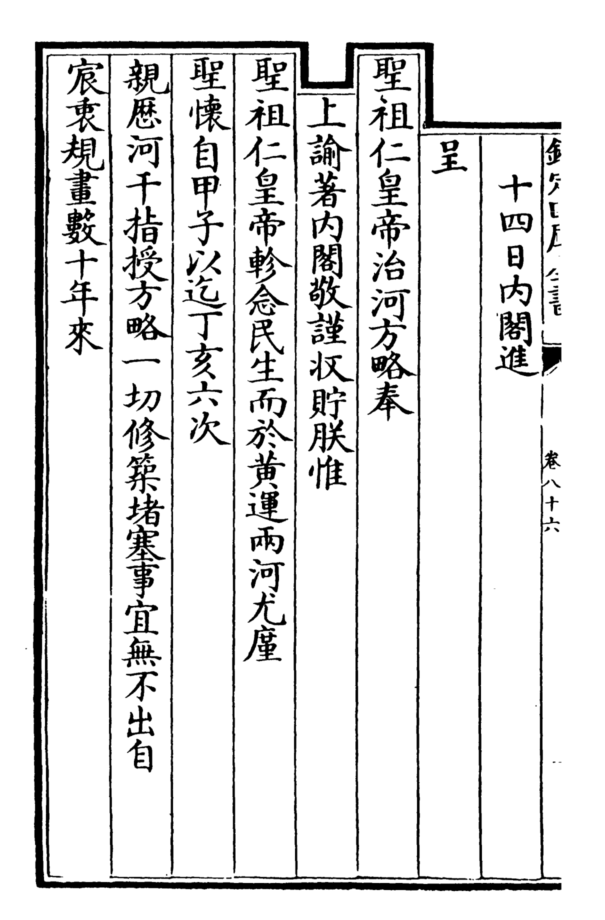
重俱以殺傷二命即請改爲立決則鬬毆殺傷者俱無從邀欽恤之典矣且使誤殺不止於二命則立決之外又將何以加重乎其草率不思亦已甚矣又稱諱竊不報與竊盜不獲宜定處分夫強竊之案輕重懸殊而地方之竊案多於強刼又不待言是以諱竊不報例無正條即照諱強叅革之嚴例處分正所以深警其諱報而弭竊盜之源也至於既報之後竊案甚多豈能照強刼之例勒限處分令許容請將諱報者寛以降罰而欲將

緝拏督緝之官勒限處分必至五案之内緝獲三案方照獲盜過半例開復則是地方竊案繁多者其官員永無開復之日而得以保全其官職者有幾且其勢必相率而諱報從此竊盜滋熾皆許容之說啟之也地方官果能盡力弭盜而於黄銅賭博私宰耕牛諸禁實心奉行自然民安俗厚竊盜之風寢息何必多設科條使之救過不暇乎許容才識平庸即謹守律令尚恐錯誤乃逞其私臆欲事紛更以沽名譽甚屬愚妄著交部嚴察

議奏其混行陳奏之處仍著許容明白回奏

又奉

上諭許容本係中平之材現今西路出兵應行料理之事正多何暇於分外妄行條奏況錢糧本徵收銀兩其甘肅一二處用制錢代銀者乃因民情之便設有重耗何難糸處令許容請將額徵銀一兩定以完納正耗錢一千二百文則竟欲以錢文定完納正項之例并將加耗之數議為定額謬妄已甚著將原本擲還



十四日內閣進

呈

聖祖仁皇帝治河方略奉

上諭著內閣敬謹收貯朕惟

聖祖仁皇帝軫念民生而於黃運兩河尤廑

聖懷自甲子以迄丁亥六次

親歷河干指授方略一切修築堵塞事宜無不出自

宸衷規畫數十年來

聖謨睿訓備載此書凡有河防水利之任者皆應悉心詳閱

奉為法則著繕寫三部發給孔毓珣嵇曾筠尹繼善令

其敬謹閱看必於河務大有裨益但河性遷移或今日

情形與昔年有不同之處著孔毓珣等三人會同商酌

具奏又當年或有奏

旨案件此書未經載入而該衙門有檔可稽者亦著查明具

奏

十五日奉

上諭上年直隷通省收成豐稔惟宣化府屬之宣化懐來保安三處交界之地廣約四十里長約百里獨愆雨澤頗覺亢旱令據直隷廵農御史舒喜奏稱京畿一百四十州縣築場納稼百穀咸登各府州縣之收成册報八分九分十分不等老幼悉皆得所共慶有秋惟宣化府屬宣化西寧蔚縣三處今年六月閏七月間有冰雹之傷禾稼稍損等語朕思天人感應之理纎毫不爽連年以來直隷通省雨澤應時西成豐稔而宣化府屬之數

州縣地方兩年之内有亢旱冰雹之災此必地方官民政治有缺風俗不淳是以
上天顯示儆戒欲其警醒悔悟翻然悛改於將來也即此益見
上天仁愛之心官斯土者宜如何之敬謹修省以免過愆著遍行曉諭勸導令所屬百姓消亢戾澆漓之風敦和睦忠厚之行共為良善以迓
天庥而此數州縣之紳衿士庶尤當深感

上天垂象示儆之恩各捫心自問若有幾微匪僻乖戾之念即猛加省改並交相勸勉俾比閭族黨興仁講義共成親遜良善之俗則以和召和雨暘時若之應

天必錫之以福矣

十六日奉

上諭據王肅章奏請查明呂留良所著詩文雜記內有悖逆之言者盡行銷毀等語呂留良處心積慮背叛兇頑其所著詩文皆寄託借端以肆其不臣之惡念是以內

外臣工咸請將呂留良所著文集詩集日記盡行燔燬而他書中有悖逆之語者一併焚銷今王肅章乃云詩文雜記内有悖逆之言者盡行燒燬是則呂留良詩文集内必有可存者而王肅章欲選擇而留之也王肅章於呂留良之詩文何以服膺不忍舍如此著該督撫嚴問確取口供具奏

十八日奉

上諭年來用兵西藏勦撫苗蠻及目今辦理軍需一切皆

動支公帑而糧餉轉輸不無資於民力朕心深為軫念是以降旨将甘肅四川雲貴廣西五省庚戌年地丁錢糧全行豁免查甘屬之河西四府如寧夏西寧及甘凉肅以至嘉峪關外之靖逆赤金柳溝等衛所歷來額徵俱係糧料草束與各省額徵折色無異今當用兵之際雖絲毫不派及民間而黎民踴躍急公之意大将軍岳鍾琪屢次奏聞甚屬可嘉應将額徵本色加恩豁免以示惠愛邊民之至意著户部即行查明具奏

十九日奉

上諭從前著諸王管理部院八旗事務原非伊等分內職掌因伊等能盡心辦理是以賞給紀録遇有處分准其將紀録抵銷罰俸之案崇安管理該旗事務未久並不實心以致參罰之案甚多令以一切應罰之俸俱於王之紀録內抵銷與朕賞給紀録之意不相符合況定例官員罰俸若離任者俱照現任品級議罰崇安已離都統之任豈可仍罰都統之俸著交與兵部凡崇安已前

所有議處案件一一查明另行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賞給兵丁營運生息銀兩原係特恩期於永遠周給有資若定以數月之限即行支賞則所生利息無多不能接續將來恐有不能普遍之勢著行文各省將軍督撫副都統提督等知悉現今不必定以賞給限期俟營運利息豐裕足用之日再行給與

又奉

上諭此所叅朱振基王奇勳俱著革職拏問其私置呂留良牌位奉祀情由該督嚴審定擬具奏連州生員陳錫等深明大義不為邪說所惑據實出首以彰名教具見該州士習之淳良甚為可嘉著將今年該州應試完場之舉子交與該學政秉公遴選學問優通者四人賞作舉人送部一體會試以示恩奬如今科所取副榜內有連州生監亦准作舉人

又吏部議覆條奏師生陋習徇庇處分奉

上諭此本内議稱州縣有借師生名色私相餽送出入内署者督撫不行查叅照徇庇例議處等語各省督撫管轄州縣甚多耳目難以周徧其州縣各官應著道府稽查道府各官應著督撫兩司稽查如州縣内有違例私相結納而道府失於覺察者將道府議處道府内有違例私相結納而督撫兩司失於覺察者將督撫兩司議處

二十一日工部措奏查勘直隸山東江南三省道路

事宜奉

上諭爾部即行文三省動正項錢糧乘此農隙之時派委賢員作速興工務於明春雨水前告竣朕仍遣員往查其修過橋梁道路等項著照爾等所請交與各該地方官隨時修整并令新舊交代永著為例

二十三日奉

上諭南掌國遠在西南徼外從來未通職貢今輸誠向化甚屬可嘉滇省起送來京之時著沿途地方官護送照

看應用夫馬食物著從厚支給以示朕加惠遠人之至
意
二十六日奉
上諭佛喜受朕深恩由司官之職超擢為安徽按察使未
曾到任即陞為四川布政使乃伊到任後所奏事件茍
且含糊似有營私瞻顧之處朕降旨申飭伊具摺陳奏
言詞懇切且云臣自筆帖式歷任司官在部院衙門行
走三十餘年埋沒淹滯蒙恩拔於稠人之中授以藩司

之任自顧何人恭膺異數乃臣祖父從龍以來從未有之隆恩也豈敢為人欺罔以代過為已欺罔以營私天威斧鉞能不驚心惟有立誓毋欺以報君父等語朕見伊奏摺如此以為出於誠心曾經批示嘉奬亦料其必不忍欺朕也豈知伊存心邪僻狡獪百端網利貪婪贓私纍纍且與程如絲表裏為奸目無國法朕始初竟為其所欺後乃一一敗露究未能逃朕之洞察似此負恩辜德欺君罔上之人自應明正典刑以昭國法且伊劣

蹟敗露之後其奏摺仍敢欺詐誑言有臣負聖主之深恩至於此極實無顏立於人世之語乃昨自四川解送之時伊仍復靦顏至京也令九卿朝審時又將伊入於緩決之内甚屬不合佛喜著改為情實以為人臣奸詐背恩者之戒凡官員侵欺錢糧及枉法貪贓者皆係應行正法之人從來律例所載甚悉蒙

聖祖仁皇帝如天之仁不忍加以誅戮者欲以德化之之

聖意也而此輩不但不知感恩檢束且多肆行無忌習為固

然凡為民生之害者莫甚於貪污官吏深可痛恨朕於
雍正元年屢經曉諭訓誡且有三年以後此輩若不悛
改即行正法之旨茲數年以來侵盜婪贓之風較前稍
減然大約由於督撫大臣之實心察吏禁約稽查各懷
畏懼之所致非屬員等之盡能洗心滌慮砥礪廉隅也
朕覽屢年秋審朝審案件凡官員侵盜婪贓而不能依
限完納者仍皆入於緩決之内如此則貪吏何以示懲
貪風何由止息非所以彰國憲而清吏治也明年秋審

朝審時著將此等人犯量其情罪按律入於情實之內候旨勾到將此通行曉諭各省督撫遵旨施行

二十七日奉

上諭謝國棟係總督李衛鄉親李衛委查處州所屬錢糧若果有受賄情由姚鈴身為知府有稽察之責自當據實揭報乃姚鈴平時並無一言而於李衛奏請將伊送部調用之後忽揚言謝國棟有受賄之事則顯因怨望李衛而為此語此等習氣不可不加懲戒是以降旨將

謝國棟姚鈐一併草職交與性桂蔡仕舢柬公審訊並非以姚鈐不應揚言屬官之過而遽將伊草職也今據性桂等審明謝國棟與知縣武章徐羲麟並無受賄營求等情謝國棟等著照部議准其開復姚鈐照例草職仍調來引見

三十日奉

上諭伊特格爾等在打箭爐收稅已經數年劣蹟昭著而憲德置若罔聞經廟工監督查叅則憲德難辭失察之

咎或因憲德與伊特格爾等皆係蒙古不無徇庇今既
交伊審理務期秉公據實以成信讞倘瞻顧私情或以
從前未經參奏有意回護經朕察出或另遣官員審得
實情定將憲德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據奉天將軍多索禮奏稱盛京今歲秋成大稔禾稼
瓜菜等項俱獲豐收小米倉斗一斗價銀三分三四釐
高糧一斗價銀一分二三釐豆一斗價銀一分二三釐

等語朕思米穀者乃

上天恩賜以養育萬民者也若人人存心敬受

天賜隨時撙節常留有餘崇儉去奢謹身節用則

天心必垂默佑雨暘應時俾常享盈寧之福若暴殄天物輕

棄五穀不思稼穡之可寶罔念農事之艱難則必上干

天怒而水旱災祲之事皆所不免此從來天道人事之斷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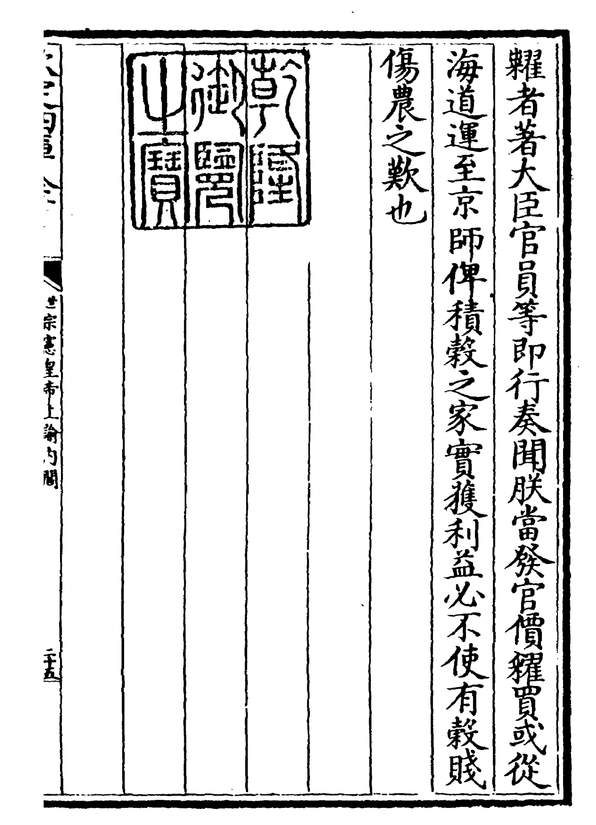
不爽者奉天地方百穀順成已八年於兹矣今歲收成

又慶豐稔穀價之賤自昔罕聞朕心深為慰悅感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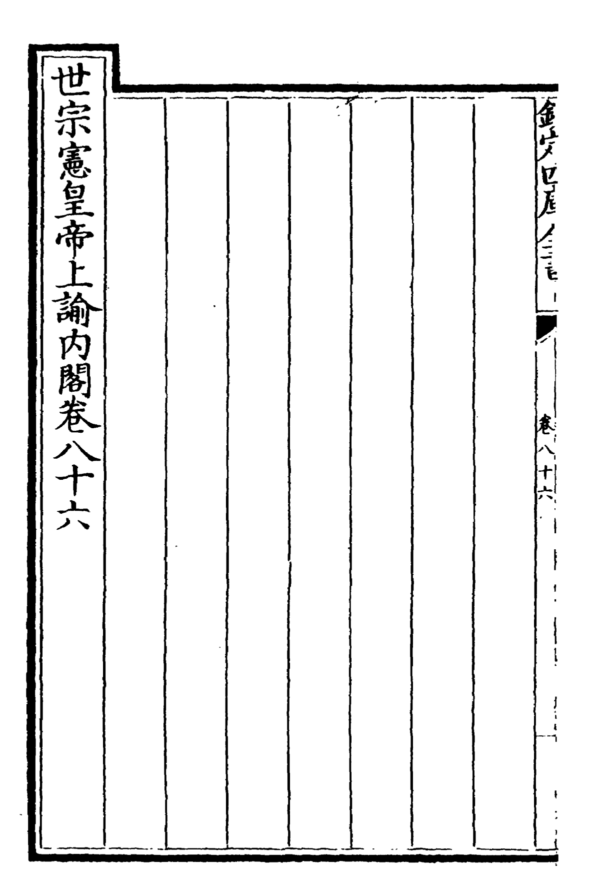
上天賜佑之恩則本地官民人等宜何如之敬謹愛惜以仰

承

天眖耶向來奉天居民有以米穀飼養豚豕之陋習此即暴
殄天物之一端已令地方官勸諭禁止令不可因米穀
饒餘復蹈前轍積貯乃王政之要圖民生之切務奉天
地氣乾燥不比南方潮濕之區正當乘此豐収之時以
為儲蓄之計著該地方官員通行曉諭勸導所屬民人
若有穀之家果能留心積貯至於穀多價賤而難於出



糴者著大臣官員等即行奏聞朕當發官價糴買或從
海道運至京師俾積穀之家實獲利益必不使有穀賤
傷農之歎也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八十六

卷八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七八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原任典簿臣郭祚熾

謄録監生臣楊其梓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八十七

雍正七年十月

上諭三十五道

初一日奉

上諭聞盛京之部屬旗員兵丁等每遇陞轉遷移及喜慶等事俱攢集分金彼此餽送而無力之微員及兵丁人等亦不得不勉強從事徃徃日用不敷而此例不能廢

甚以為苦禮記云貧者不以貨財為禮盛京此等陋習皆由於生事結納之人倡率於先遂至相習成風莫知省改此亦風俗之所當禁約者著該管各官通行曉諭嗣後除吉凶大禮本人情誼敦篤情願自行餽貽外倘遇尋常陞轉喜慶之事不許攢集分金務虛文而耗實用倘或不遵該管官查出將本人及為首邀約者一併照京城例懲治

初四日奉

上諭吏部奏稱本月初一日夜間文選司開設科求賢科失火共燒房屋十數間所有檔案被火燒燬應將值宿書辦陳進忠交送刑部嚴審有無情弊並將當月司官福什寶交部議處臣等堂官疎忽之咎亦所難辭伏乞勅部一併察議其所燒燬檔案應於號件簿內查明行文在京各衙門在外各省將原案查出造冊送部以補所失之案件等語吏部近來諸事肅清官吏人等便欲乘機亦無可作之弊況檔案即有缺失仍可於他處查

取校對胥役等妄冀舞文弄法事亦難行該部堂官總理大綱不過諭令衙門之人小心火燭豈能時刻稽查吏部堂官不必交部察議當月司官及值宿書辦著交部照例歸結倘因一時疎忽即加重懲則憸邪小人有所怨恨皆得施其陷害之技矣其所失檔案著該部行文内外各衙門將原案速行查出造册移送以備稽考嗣後各部院衙門存貯檔案之處應委筆帖式等官輪班值宿巡查以防疎失至於内閣本章及各衙門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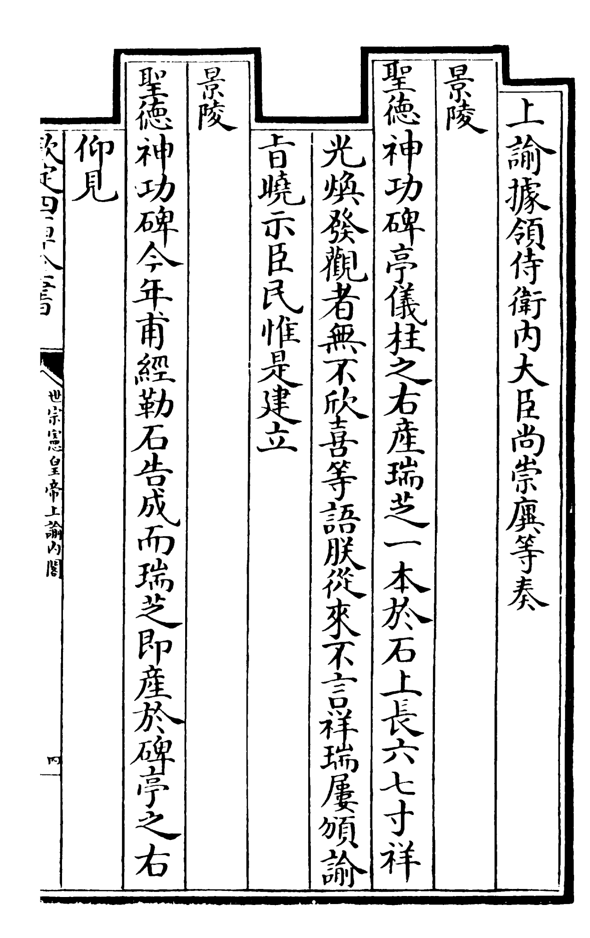
皆應於正本之外立一副本另行收貯以備查對之用如本章正本係紅字批發副本則批墨筆存案其他檔案之副本或另用鈐記以分別之如此則雖一時遺失殘缺仍有副本可查不但於公事有益且可以杜姦胥猾吏隱藏改換之弊其如何詳悉定例之處著大學士步軍統領會同九卿議奏

又奏

上諭據通智史在甲參奏寧夏縣知縣偏武遺失銀兩被

民人拾取送還徧武轉縱衙役向拾銀之人勒索錢文又將拏獲偷錢之賊縱令釋放且生性孟浪諸事怠忽聲名甚是不好等語徧武乃包衣下至微至賤之人因淳親王保薦是以用為知縣俾司牧民之任乃伊不知感恩報効輙敢放肆乖張公行不法甚屬可惡著革職拏問徧武行止如此其從前必另有劣蹟即著通智史在甲悉行查出一併嚴審定擬具奏

初五日奉



上諭據領侍衛內大臣尚崇廙等奏

景陵

聖德神功碑亭儀柱之右產瑞芝一本於石上長六七寸祥光煥發觀者無不欣喜等語朕從來不言祥瑞屢頒諭旨曉示臣民惟是建立

景陵

聖德神功碑今年甫經勒石告成而瑞芝即產於碑亭之右

仰見

上天特賜嘉祥以表揚我
皇考功德之隆盛朕心不勝慶慰
初六日怡親王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等遵
旨訊問曾靜合詞公請將曾靜張熙照大逆不道律即行
正法
上御乾清宫召入諸臣等並令李紱隨入奉
上諭今日諸臣合詞請誅曾靜張熙伊等大逆不道實從
古史冊之所未有以情罪論之萬無可赦爾等所奏固

是但朕之不誅伊等者實有隱衷今特面諭爾等上年曽靜之徒張熙到陜用詭名投書與岳鍾琪岳鍾琪倉猝之間忿怒驚惶不及籌算即邀巡撫西琳臬司碩色坐於密室將張熙嚴加根究問其指使之人張熙不肯供出真實姓名旋即加以刑訊而張熙甘死不吐岳鍾琪無可如何越二三日百計曲誘許與同謀迎聘伊師與之盟神設誓而張熙始將真實姓名一一供出彼時岳鍾琪具奏前來朕披覽之下為之墮淚以岳鍾琪純

誠忠赤之心方能為國家發姦摘伏假若朕身曾與人盟神設誓則今日自不得不委曲以期無負前言岳鍾琪實朕股肱心膂之大臣朕若不視為一體於心實所不忍況曾靜等僻處鄉村為流言所惑今揑造謗言之人實係阿其那塞思黑門下之兇徒太監等因犯罪發遣廣西心懷怨忿造作惡語一路流傳今已得其確據若非因曾靜之事則此輩之謠言展轉流布朕何由聞知為之明白剖晰俾家喻而户曉耶即據今日之事論之

實朕之大幸而在曾靜亦未爲無功且從來國家之法原以懲一儆百如曾靜等之悖逆諒宇宙內斷無第二人即後世亦可斷其必無有與之比者何必存懲一儆百之見耶書云宥過無大昔年三藩反叛時我
聖祖皇考於從逆之人能改悔自新者皆施恩寛宥今曾靜等所犯既非首惡渠魁亦無同謀叛黨其畏罪悔過又出實心此朕所以寛宥其罪並非博寛大之名而廢法也一切朕另有諭旨

又

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前謝濟世在阿爾泰軍前供出昔年之參田文鏡實出於李紱蔡珽之授意朕令刑部訊問李紱蔡珽令刑部將口供呈覽其語仍復含糊希圖掩飾是以令爾等帶李紱進見將蔡珽李紱始末宣

諭爾等知之朕在藩邸懶於交接人所共知並不知蔡珽李紱之姓名因馬爾赤哈通曉醫理常在府中行走後馬爾赤哈補授清江理事同知朕向伊訪問明於醫

理之人馬爾赤哈則舉蔡珽以對且言相交甚好朕因令伊邀來一見而蔡珽辭以職居學士不便往來王府且醫理麤淺不能自信朕深為嘉重亦未强之後年羮堯來京在朕前力稱蔡珽塞爾圖二人才守識見出衆超羣我所不及朕向年羮堯告以前馬爾赤哈言蔡珽深通醫理朕曽令相招而伊未來之故年羮堯乃云我傳王諭伊必來効力行走也朕言若來見亦可後伊見蔡珽面言而蔡珽仍堅辭如前彼時朕心不但不生嗔

怪且更器重之次年蔡珽補授四川廵撫是時朕扈從
避暑熱河蔡珽以身屬外官遠行在即向年熙轉求欲
到朕園中一見朕相見時觀其相貌言論似有才識優
禮待之彼時蔡珽則極稱李紱才品操守為滿漢中所
少是時朕方知李紱之姓名也朕御極之初延訪人才
以資治理因記蔡珽之言起復李紱原官旋授侍郎又
命辦理漕船事務伊似屬盡心諸事頗能就緒彼時隆
科多年羮堯皆以李紱狂妄不端不可信用而在廷言

者亦多朕俱不聽旋授為廣西廵撫伊在廣西任內具摺密奏黃國材收捐積弊且稱臣係孤介漢人黃國材廣通聲氣其子弟親戚布滿朝列今臣盡發其私伊必含怨於心同謀傾害朕諭以爾但公忠為國朕必知爾之心加恩保護斷無被人傾害之理豈料伊在朕前如此陳奏而暗中則為黃國材事事周全隱瞞之處甚多其巧於欺妄如此至其署理直隸總督則事事徇私廢公沽名邀譽倉穀虧空則代為隱免屬吏貪庸則曲為

庇護以致吏治廢弛人心玩愒又如塞思黑從西大通調回朕令暫住保定俟各省督撫提鎮回奏到日再降諭旨未幾李紱奏稱塞思黑患病不數日奏報病故而姦邪黨與及庸愚無知之人遂有朕授意於李紱而戕害塞思黑之誣語今李紱在此試問伊朕曾有示意之處否乎在塞思黑之罪原無可赦之理但果有陰害塞思黑之心則從前將伊留在京師隨時隨地可以致其死且後來居住西大通時亦可授意於年羹堯又從西

大通調回京師時途間數千里亦可授意於解送人員乃計不出此而獨令其居住保定以死於李紱之手有是理乎其從前之所以將伊暫留保定者蓋因阿其那允禵俱在京師其事未曾定案而邪黨衆多人心叵測不得不留意防範豈料伊遂伏冥誅而李紱於國家之事全不經心並不將塞思黑自伏冥誅之處明白於衆以致啓匪黨之疑議則李紱能辭其過乎至田文鏡之在河南公忠為國實心辦事安民察吏易俗移風實屬

公正無私之大臣此中外所共知者而李紱蔡珽以其
參劾黄振國汪誠等遂挾私讐而造蜚語極力陷害朋
比為姦李紱曾在朕前密參田文鏡朕降諭旨訓誨開
導伊情虧詞屈但云不知皇上何以信任田文鏡至此
朕比時諭之曰爾若如田文鏡之居心奉職則朕之信
爾自亦如待田文鏡矣乃李紱毫無愧悔之心反指使
謝濟世揑款誣參變亂黑白而欲令言臣挾制朕躬必
强遂其私怨而後已此風何可長也今據謝濟世一一

供出而李紱尚欲昧心巧辯不知負罪省愆仍欲遮飾其姦詐此怙惡不悛實曾靜之不若也李紱蔡珽謝濟世之誣謗田文鏡一如曾靜張熙等之誣謗朕躬曾靜張熙之謗始於發遣廣西之逆犯李紱蔡珽謝濟世之謗始於黄振國汪誠等其事亦復相類究之小人之伎倆不過如犬吠狼嗥何礙於青天白日也李紱蔡珽著交刑部訊取確供倘再支吾掩飾即加刑訊古人云士可殺而不可辱若李紱等姦猾之徒有不得不辱之勢

亦其所自取也

又奉

上諭今日廷臣齊集朕將切責李紱之處一一詢問諸臣若朕所言於李紱有絲毫寃抑之處即著出班直奏不可面從心違自蹈欺罔之罪乃諸臣異口同聲無不以為李紱實係結黨營私狂妄傾邪之小人而康五瑞神氣之間與衆不同朕以康五瑞與李紱同鄉又同朝年久諒無有不深知其底裏者於是獨問康五瑞而康五

瑞瞻顧支吾不肯奏一實語及問至數次而奏對仍復含糊其為徇庇同鄉袒護科甲情弊顯然數年以來朕何等開導訓誨冀除惡習而康五瑞蔽錮私情冥頑如故應加重懲以為黨援不解怙惡不悛之戒且從前朕令大臣官員條奏事宜康五瑞初次敷陳即以刊布上諭為請是其存心但以諂諛頌揚為事實乃邪僻小人著將康五瑞發往軍前與謝濟世一同効力

又刑部奏安徽巡撫魏廷珍題報遞解浙江盜犯程

四鬍子中途脫逃將疎防各官照例議處奏

上諭年來魏廷珍辦理之事舛錯貽誤者甚多即如此案之盜犯在山東曹縣拏獲而在江南臨淮縣逸去同一督撫誰為緝盜誰為縱盜著魏廷珍明白回奏其脫逃盜首陳四鬍子著交與魏廷珍勒限一年嚴緝務獲倘逾限不獲將魏廷珍從重議處

初七日奉

上諭發遣廣西之犯沿途怨望造作逆語且需索驛站狂

肆無忌今直隸河南廣西三省一一查出而王國棟等乃以湖南各州縣解役兵丁未聞一語覆奏豈該犯等於直隸河南廣西則肆其怨誹而於湖南地方獨肯奉法安靜默無一言乎況曾靜僻處山野之中尚備聞謗訕之語豈有看守解送之兵役與各犯最為親密轉無一見聞之理此皆王國棟等朦混草率全不以此為意也即上年察審曾靜一案王國棟等未曾取有一句實供今年曾靜等到京並未加以刑訊已將實情一一供

出及將曾靜供出之人交與王國棟等究詢根由而王國棟等又復一槩含糊奏請解京歸結希圖卸責夫以奉旨交與查究之案王國棟等尚玩忽如此則其平日於地方事務安肯實心辦理乎溺職負恩莫此為甚且伊等近日所辦事件錯誤者甚多王國棟任内尚有逸盜未獲之案著將王國棟革職暫留湖南令其查拏務獲俟拏獲之日來京交部詢問口供趙城亦著革職即同郭朝祚來京詢取口供以為地方大吏玩忽公事不

實心奉職者之戒

又湖廣總督邁柱題參武岡州知州余光煕貪劣各

款奉

上諭余光煕由候補通判引見時朕看其人尚屬明白詢問知為原任大學士余國柱之孫朕加恩用為知州正印之官且切加誡諭曰爾祖聲名狼籍深負國恩爾當努力奮勉掩蓋前人愆過以圖上進伊感激領受豈期到任未久貪劣昭著似此下愚不移之人應加重懲以

示儆戒余光煕著革職其貪劣各款及本內有名犯證

該撫一併嚴審定擬具奏

初九日奉

上諭從前由京發遣廣西之旗人太監等沿途需索地方

强横不法且捏造流言鼓惑衆聽今經直隸河南廣西

等省一一查出具奏此等八旗包衣發遣重罪欽犯一

到外省衆人不知其來歷認為朝廷得力之人又見伊

等妄自尊大遂羣相畏懼避其兇焰又恐加以管束而

悍惡之徒或至輕生拚命則不免受其拖累於是隱忍應付任其需索使令容其狂悖乖張以致兇犯益得肆行無忌嗣後除徒罪輕犯外其充發煙瘴軍流人犯倘於經過州縣及安插地方或凌虐解役需索驛站或行兇生事造作謠言不安本分不守規條著本管解役即稟明地方有司詳報督撫據實具題於本處即行正法倘解送之時安插之所犯人不服拘管或因約束過嚴以致輕生斃命者亦該犯自速其辜將地方官吏人等

槩免究問倘有徇情故縱或疎防脱逃者亦當從重處分著該部定議具奏若此發遣人犯果能在彼地方安靜奉法無一毫妄行之處三年之後著該地方官詳報督撫奏聞候朕看其情罪之輕重酌與以赦宥之恩著將此旨通行各省督撫轉飭所屬文武大小官弁咸使知悉并出示曉諭各犯知之

又

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李紱狂妄傾邪舉國共知康五

瑞與伊同鄉又同朝甚久諒無有不備細知之者昨朕於大廷廣衆將李紱人品心術詢問康五瑞而康五瑞含糊支吾無一陳奏之語仍是黨護同鄉科甲之惡習大小臣工無不共見深為駭異朕是以降旨將伊發往軍前効力以示懲戒比時原諭以若將李紱結黨營私之處據實說出尚可邀恩寛免而伊始終不吐一言此亦爾等所共見者然朕意以康五瑞或因年老昏憒一時不能口奏原欲令其繕寫供詞又恐在京有人指點

授意不出於伊之本心日後伊轉得藉口以謝李紱是以於伊起身之後遣人於途中再加詢問令其親筆書寫口供今康五瑞口供內稱李紱乃姦邪之魁小人之尤皇上聖明如見其肺肝孔子曰天下有大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心逆而險行堅而僻言偽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李紱兼有之以田文鏡之實心為國安民祭吏天下封疆大臣中不多見而李紱與蔡珽護庇同年計害忠良私相指授謝濟世以誣陷之蔡珽甚屬貪婪

李紱則與之密交互相推薦且奏稱蔡珽操守實可信其無瑕直隸倉穀虧空甚多李紱袒護屬員揑稱民欠為之掩飾徇私害公沽名釣譽又如闕門會議時張鵬翮趙申喬等皆老成持重和衷共濟李紱為副都御史往往堅執偏見倨詞疾色人莫敢觸其鋒文闈取士職分當然康熙辛丑科會試李紱為副主考出場之後誇於衆曰皆係我所賞拔掠美市恩以致下第舉子不服羣以石碎其門而欲剪其鬚人有才智皆謙遜不遑李

紱則傲慢自恣大言不慚俯視天下皆莫已若以上數條臣細細追思猶能記憶昨蒙天語垂問臣年老目矇耳聾聽聞不清且天威咫尺戰慄惶悚今蒙欽差官員侍衛宣旨復問謹據實具奏等語朕覽康五瑞親供為之一笑昨日之瞻顧徬徨似有見危不負義之槩今則畏罪求寛將同黨劣蹟一一傾吐小人之情態畢露可知袒護朋比竟屬無用所謂小人枉自為小人也是昨日康五瑞之不奏一語者或因年老聾瞶一時惶懼之

故朕原有供出李紱劣蹟即行寛免之旨康五瑞著從
寛免發軍前從前理郡王弘晳請發一教書之人著將
康五瑞交與理郡王在府教書不許入京城伊若實心
效力則已如生事怨望即著理郡王參奏康五瑞有二
子俱係舉人伊既黨護成習其舉人未必不從黨緣而
得況惡習相傳其子漸染已久將來亦不能成人著將
康五瑞之二子舉人革去今日刑部所奏李紱蔡珽口
供二人已將從前結黨設謀陷害田文鏡并指使謝濟

世祭奏之處一一據實供吐且李紱見康五瑞所供又供稱康五瑞所奏句句實我之罪惡我所言所行陰私邪僻狂妄褊淺萬死不足蔽其辜等語觀李紱自供之處若伊平日居心行事實是如此則不可以為人若伊意中不自以為陰私邪僻而姑為惶悚認罪之語陳奏於君上之前則其人之詐偽無恥更不堪問矣著將李紱蔡珽前後口供抄發入於謝濟世案内歸結

又奉

上諭自古朋黨之患必至害於而家凶於而國而已身亦并受其毒爾等翰詹科道多由科目出身讀書明理當以此為切戒務為端人務為正士務為國家倚賴之大臣不可悞入於小人之一途葢小人有小人之器局識見小才氣亦小恃其小忠執其小信行其小惠縱有微長適成其為小人而已大人有大人之器局識見大才氣大大忠大義大仁大智凡所作為皆有關於國計民生此等大人實能公忠體國並無沽名邀譽之心而名

譽自至是以爲臣子者凡事爲國起見所成自大若爲一身起見則所成必小甚至卑汚苟且夤緣請託瞻徇情面黨同伐異流弊不可勝言朕在藩邸四十餘年於人情世態無不洞悉此等陋習實所痛惡朕於

聖祖仁皇帝前從無揣度意旨探聽信息及邀名沽譽之事朕弟兄輩往往多蹈此轍朕惟以理處事和而不流一生心迹仰邀

皇考聖明洞鑒可見天下之結黨營私者徒自壞其心術

品行耳欲求纖毫之利益不可得也即如康五瑞本欲袒護李紱而究不能掩其惡李紱蔡珽本欲傾害田文鏡而適以自害其身豈不可為衆人之炯戒哉又如李紱科塲作弊一節雖未得受財賄而採取虛名延攬親故其意以為樹德市恩患難可以相倚殊不知情急勢迫之時斷無有不顧巳身之利害而從井相救者此一定之情理無待朕之縷述也昨李紱奏稱臣聞田文鏡之不善乃得諸道路之口此語更屬悖謬天下焉有聽

一人之毀譽而定督撫之優劣者乎大抵屬員之中受其保薦者必生感激而為溢美之詞被其糸劾者必生怨望而造誣謗之語此人情之常無足怪者爾等若欲以一二人之毀譽定督撫之優劣必為所薦者尚指其過失而為所劾者尚頌其公明如此則褒貶是非確乎可信矣然天下有此理有此情乎朕於田文鏡並不因其才情學問而用之以其實心為國毫無瞻顧迎合之私深得大臣之體朕所降旨詢問之事伊必據理敷陳

朕所交與試用之人伊必秉公舉劾從未有揣度意旨而苟且遷就者又如鄂爾泰高其倬二人外間俱稱為好總督而其實有不同之處鄂爾泰居官奉職悉秉忠誠此專心為國而不知其他者高其倬謹慎廉潔坦易和平惟恐謗議尤怨之及其身大抵為已之念居多其一生得力在此其不及鄂爾泰亦即在此且高其倬之為總督只圖完其任內之事而後來貽害所不計也鄂爾泰則每事籌及遠大接任之人即以中材處之亦可

安坐而理凡為臣工者皆當以鄂爾泰為法夫人才力各有不同在朕之用人實是因材器使而爾等意中自知分量者未必多人如已身但有文墨之才而朕用之翰苑可謂器使矣而爾等私心必以為我之才幹安見不勝政事繁劇之任而沉淪於閒曹耶殊不知朕之置於閒曹者正所以保全之也爾等果能安分循理各盡職業自然識見日開閱歷自進今日之小臣即他日大臣之器何必存躁妄之心以自限也至於閉門謝客以

示孤介亦矯情之舉如在京之大臣外省之督撫平日果不見一人不聞一語又何以周知人之賢否事之利弊爾等新進小臣亦不必以師生同年往來相接為諱但當和衷共濟勸勉箴規以道義相砥礪此則君子之朋所謂合衆人之公心以成舉朝之公黨是朕所望於爾等者也盖

天地神明之所佑者誠所惡者偽果能去偽存誠於處心積慮之間為朝廷為國家為社稷為蒼生此即爾等所

以自爲其身家不但已身榮顯子孫亦必受其福矣爾等將朕諭旨時時體認清夜自思躬行實踐朕言自必有驗勉之勉之

又奉

上諭大學士尚書侍郎都御史副都御史各大員有子孫在京闈及本省鄉試未經中式年二十以上者著各舉文理通順可以取中者一人開送内閣轉奏請旨

初十日奉

上諭總督鄂爾泰公忠體國言言事事悉出於誠敬之心不但辦理要務如此即如領受賞賜書籍伊奏謝之時亦必將書籍詳悉閱看敬謹陳詞即此逆賊呂留良一案鄂爾泰所奏懇摯詳明深誅姦逆之心切當悖亂之罪如鄂爾泰之誠敬事君內外臣工皆當以之為法著將鄂爾泰本章與九卿等閱看

又琉球國恭進雍正六年正貢奏

上諭琉球地處重洋之外奉表修貢遠涉風濤朕心深為

軫念是以從前降旨令將雍正四年該國王謝恩所貢儀物准作雍正六年正貢以示恩眷今該國王以六年正貢之期仍遵定制遣使航海遠來奉表進貢情詞懇切具見悃忱知道了著將六年進貢之物准作八年正貢若八年貢物已經遣使起程即准作十年正貢著行文該國王知之

又刑部奏原任侍衛常雲等訛詐案內巴林王林穆布悮用印信應革去王爵倉場侍郎岳爾岱妄奏係

達海之孫又賄囑常雲和息應革職常雲等各犯分
別治罪奉
上諭桑格胡安李英張學孔張短子劉世華依擬應絞俱
著監候秋後處決吳大傻子王四李之蓮富諸禮赫達
塞常壽名下應追銀兩著在京枷號追比俟清完之日
照議發遣倘延挨不完即永遠枷號岳爾岱非達海巴
克式之姪孫當日
聖祖仁皇帝問及伊含糊答應乃一時錯誤未有一言達海

之孫即不論賢愚便邀恩用之理此并非冒認支派欲以濫邀官職者比及常雲無賴欲行詐騙伊護惜功名而為希圖息事之舉其情實有可原著將岳爾岱處分之處寬免巴林王林穆布因急誤用印信該王年幼無知今遽議革退王爵亦屬太過著將林穆布處分之處寬免常雲蒙

聖祖仁皇帝深恩念其為達海巴克式之孫令在內廷行走用為侍衛冀其成人乃伊下賤卑污肆行撞騙不法已

極實玷辱伊祖則非達海之孫也著問伊族中之人伊等若將常雲仍認為達海巴克式之子孫朕另降旨若伊族人將伊出宗不為達海巴克式之子孫亦另有旨若伊族人意見不同即令兩奏

十一日兩江總督范時繹叅奏原任户部郎中王圖煒縱容家人張象九夾帶私鹽奉

上諭據范時繹奏稱此案内張象九一犯訊其倚藉宦勢之處始猶含糊支飾及一加刑嚇而張象九即供係王

圖煒家人日今犯事故未進去服役據此則該道等詳稱未事之先圖煒將象九逐出之言明係假揑應將縱容家人之王圖煒及草率審詳之道府知縣等官交部察議等語凡督撫大臣之考察屬官惟公正無偏賞當其功罰當其過則屬吏知感知畏相率而奉其訓導遵其約束苟賞罰不得其當不但過於寬縱而屬員生玩愒之心即過於嚴厲而屬員亦起𧦬忽之念盖以其賞罰不足憑而寬嚴無定準也各省督撫中惟鄂爾泰田

文鏡李衛之察吏用賞用罰悉皆公當是以所屬官吏誠心感畏出於自然如范時繹魏廷珍者何能服屬員之心而去其玩忽之習乎今范時繹之審擬此案將王圖煒及道府等官俱行叅奏朕思王圖煒係世宦之家奴僕衆多豈能保其無一生事為非者倘王圖煒平日或係知情或事發之後將家人縱放藏匿不令質訊則當並治其罪今經縣府道員等審明象九於未事之先王圖煒早已將伊責逐有案可據而范時繹乃稱刑訊

之後象九改供是明係小人畏刑三木之下勉强承認未可以為信讞也況即照張象九所改之供在王圖煒亦無通同作弊之處何至於將王圖煒及審詳各官一併參奏從前王廷揚家人竟入於翟斌如大案之內朕諭令王廷揚將家人拏獲交與地方官不使逃脫即免其處分若如范時繹之辦理此案則凡仕宦富家廣有童僕之人其不為宵小所牽累者亦少矣范時繹之察吏如此何以使所屬官員畏威而懷德奉令而承教乎

王圖煒及審詳之道府知縣等官俱不必交議

十四日奉

上諭據署總督唐執玉奏稱磁州民人楊進朝在路拾銀四十兩錢三千文即告知地保仍至原處尋覓本人如數交還絲毫不昧等語數年以來各省民人拾金不取者甚多今磁州楊進朝聞風興起克敦義讓甚屬可嘉著該部察例加恩以示旌獎

又甘肅巡撫許容參奏狄道縣知縣錢應榮浮估

建造倉厫銀兩并布政使孔毓璞固執原詳情弊

奉

上諭錢應榮係解任罷斥之員朕因引見加恩命往甘肅仍以知縣試用今在狄道縣任内盖造倉厫輙敢揑辭支飾希圖浮冒甚屬可惡錢應榮著革職將倉房勒令修建以贖負恩貪利之罪如再怠忽從事著該撫題叅重治其罪孔毓璞固執原詳屢辯不移之處著孔毓璞明白回奏

十五日諸王大臣等再疏請誅曾靜張熙奉
上諭寛宥曾靜等一案乃諸王大臣等所不可贊一詞者
天下後世或以為是或以為非皆朕身任之於臣工無
與也但朕亦再四詳慎所降諭旨俱已明晰諸王大臣
官員等不必再奏倘各省督撫提鎮有因朕寛宥曾靜
等復行奏請者著通政司將本發還

十六日大學士等議奏五城各鋪設立巡檢奉
上諭各鋪巡檢著都察院堂官及御史於候補候選雜職

人員内揀選補用倘有不能稱職及生事無行者著該
城御史及揀選該員之堂官御史即行叅革倘徇情失
察經朕訪聞將該管及揀選之堂官御史等一併議處
又安徽廵撫魏廷珍代臬司劉枏回奏審擬吳璁芳
情節奉
上諭朕待内外臣工均為一體盖同辦國家之事總以理
為斷並無内外之可分輕重之可論此本内吳璁芳一
案内外兩擬輕重不倫今劉枏回奏内稱似未便舍本

條而別引此語中含譏諷而又依從部臣改擬之條是
自相矛盾也若劉柟所擬果是則當執理固爭若部議
果是則劉柟不應有此譏諷之語朕深惡此心口互異
詐偽姦險不忠之風著刑部堂官明白回奏
十七日吏部奏江南督撫查弼納等失察各屬冒
銷
恩賞處分奏
上諭查弼納從寬免罰俸魏廷珍自行查出參奏其罰俸

之處亦從寛免凡各省州縣冒銷恩賞銀兩不行自首者自應將失察之上司一併處分若本人既已自首免罪而上司轉不免於失察之處分於情理未協嗣後凡有自首之州縣將該管上司俱免其議處從前如有似此議處上司之案亦著查出一併寛免

又奉

上諭向來漢御史多由主事中行評博及行取之知縣補授是以定為七品今由郎中員外補授者甚多不便仍

拘七品之例且滿漢御史品級亦不畫一應酌量更定著該部議奏

又侍郎馬爾泰等奏貪劣營私之原任江蘇布政使趙向奎等分别治罪奏

上諭徐永祐受朕深恩由知縣擢用知府乃伊並不黽勉報効實心奉職惟務營私謀利巧取之事甚多徐永祐暫停僉發著交與范時繹尹繼善令在水利工程儘其力量効力贖罪如果實心辦理則開恩寬宥倘仍復推

諉怠玩即行題叅從重治罪

又甘肅廵撫許容叅奏署同知靳樹鏌玩誤工程

奉

上諭靳樹鏌身係旗員又以通判委署同知專司渠工水利乃將關係民生休戚緊要工程怠玩疎忽以致被水衝壊甚屬可惡著革職即在渠工地方枷號一應工程俱嚴行著落賠修堅固俟渠工告竣之日該撫再行請旨

十八日奉

上諭朝鮮國王世世篤恭順虔修職貢昔蒙

世祖章皇帝軫念藩封特頒

勑諭令

聖壽冬至元旦表儀俱准於元旦併貢以彰柔遠之至意近見該國王於領受賞賚等事皆特遣使臣賫表奏謝朕念該國距京三千餘里貢使往來未免勞費嗣後凡屬謝恩本章俱著與三大節表一同賫奏不必特遣使臣

永著為例該部即行文該國王知之

又奉

上諭鄂爾泰忠誠體國經理苗疆勲績懋著伊曽祖圖捫於開國時奮勇陷陣効命疆埸忠節炳然垂光衍慶積於其孫鄂爾泰為不世出之良臣祖孫忠良後先輝映朕甚嘉焉今鄂爾泰奏稱曽祖圖捫與祀昭忠寺牌位列銜佐領請照固原提督紀成斌之父守備紀法業恩給誥封贈官之例將苗疆議敘之案移賞曽祖祖父誥

封等語著將鄂爾泰之曾祖祖父俱照總督加內大臣
兵部尚書職銜給與一品誥封其昭忠寺圖掛牌位改
書新贈之銜入於大臣之列鄂爾泰苗疆之案仍著議
敘

十九日奉

上諭朕聞得今年順天鄉試外場有頂冒夾帶等弊昨日
令順天取中舉人等覆寫頭場四書文以憑磨對若有
將情弊自行出首者量加恩宥據傅常四哥智亮哥爾

泰自首頭場文字實係夾帶今不能記憶等語科場乃取士大典派出副都統等專司督理稽查何以仍有夾帶之事似此踈忽甚屬溺職著將博什希尚崇坦及參領旗員俱行革職從寛留任傅常四哥智亮哥爾泰既經自首著革去舉人從寛免其枷責交與該旗另行請旨又據浙江監生傅學詩自首頂名入場中式傅學詩既經自首應作何量加寛宥之處交與該部議奏其未到之舉人等著該部行文各處催令進京俟到齊之日

該部請旨若推故不到者該部嚴議奏聞

二十日奉

上諭外省地方常有緊要事件及查拏要犯不便明降諭旨以致漏洩事機逃脫匪類者間令王大臣等密寄信與該督撫此乃慎重機宜兼體貼地方大臣俾其易於辦理之意該督撫接到密札自應加意慎密其有應行文於所屬及轉行鄰省者或仍用密札加以印信或密行文書暗中知會若有應遣人者則遣的人前往如此

則機事不致宣漏姦徒不致逃匿於事務方有裨益屢
降諭旨甚明近聞外間接到密札竟用文書照抄轉行
所屬其移會鄰省者亦然全無慎重防範之意則事件
必致漏洩匪類必致遠颺將來追悔何益之有伊等既
為督撫大臣豈有見不及此之理總因平日將國家之
事視為泛常故遇緊要事件亦只草率通行一文遂自
以為盡職而事之就緒與否總不計及也溺職曠官莫
此為甚周易曰機事不密則害成古訓昭然可為鑒戒

各省督撫中如鄂爾泰田文鏡李衛居心辦事處處謹密是以事無遲誤可為諸臣之法如范時繹魏廷珍之悠悠忽忽全不經心諸臣當以為戒嗣後倘有將密旨寄信之事顯然通行文書者經朕聞知必從重議處

又奉

上諭據鄂爾泰奏稱雲南趙州白崖地方於本年閏七月平地忽湧甘泉二股田地得藉灌溉此皆皇上之至誠足以感召天和協應地靈等語王大臣等亦稱皇上勤

恤民隱是以甘泉昭宣上瑞等語是內外臣工皆以滇省醴泉歸美於朕朕實不居也夫君臣上下本為一體設人君有乂安百姓之心而其臣不能宣布德意以成善治或上官有撫字羣黎之念而其民不能感化以成善俗皆不足名

天和而徵瑞應也鄂爾泰以公忠之心行撫綏之政至誠所感能使吏服其教民懷其惠所屬之境康阜恬熙而滇省官民又實能率從鄂爾泰之訓導移風易俗和氣致

祥是以數年之中疊見慶雲醴泉之瑞此蓋
上天恩賜以表著賢臣之善績也昔張堪之麥秀兩岐魯恭
之蝗不入境彼郡邑守令有循良之化尚足感召嘉祥
況節制三省化民成俗者乎又如范仲淹之治青州廣
施惠政溪澤忽湧醴泉此皆載在典籍信而有徵者并
非朕褒揚鄂爾泰為創見之論也且如鄂爾泰總督雲
貴則兩省連歲豐收今年兼轄廣西則粵省更慶登稔
又如田文鏡總督河南李衛總督浙江兩省境內屢歲

俱獲有秋今年田文鏡撫轄山東李衛撫轄江南而山東江南並稱豐熟似此年穀順成雨暘時若又豈非共睹共聞之祥瑞乎凡督撫大臣加惠一方以致感格
天心賜以上瑞此皆督撫之力朕不敢以為功而任用之得人與否則朕之責也即如田文鏡之在河南清正無私而李紱蔡珽謝濟世等結黨朋謀肆行陷害若非朕洞燭其姦被其搖惑則凡忠誠任事之臣皆却顧而不前矣即鄂爾泰亦不過謹守繩墨以求免衆人之謗議而

己何能展布施設毫無贍顧以成此善政善教乎是以
諸臣將慶雲醴泉之瑞歸功於朕實與朕無涉若謂朕
能推心置腹以信用鄂爾泰使得盡展才猷悉心教養
以成風俗之美受
上天之恩此則朕所不辭者
二十一日奉
上諭科場乃國家取士大典關係甚重數科以來鄉會試
主考同考皆凜遵功令屏除弊端輿論毫無異議朕亦

屢加獎許然又恐其久而生玩故習復萌未嘗不隨時訓誨儆戒提撕也今年順天鄉試榜發後有人密奏闈中有頂替夾帶等弊朕令諸生自行出首今果有自首頂名者一人夾帶者四人此則外簾疎忽之咎已降旨將稽察官員嚴加處分又密奏今年場前有房考一二人與士子往來者夫以科場久已肅清之時不應尚萌暗通聲氣之想凡科甲出身之官員自知有衡文之分便當遠避嫌疑杜絕干謁何至以交遊形跡啓人議論

之端況士子應試之先預懷鑽營倖進之念此即行止不端之人一旦忝竊科名豈能成有用之材為國家分猷宣力乎為房考者又何為收羅此等憸邪之輩豈但不能得其相助之益且必至敗己身之聲名干朝廷之憲典亦愚之甚矣今歲外間雖有浮言却無實據姑免深問來春會場在即各省舉子雲集京師凡在京官員有考官之責者各宜預先儆惕戒慎小心防微杜漸勿以小不檢點被人指摘致貽科甲之羞況國法具在朕

不能曲為寛假也思之慎之

二十三日奉

上諭朕夙夜孜孜以吏治民風為念惟蘇松所屬糧賦浩繁民欠累積官吏借此侵漁姦徒肆其包攬若不徹底清查則吏治難以整肅民風無由淳厚是以特命大臣總理清查之事又遴選大員專司分查之任再揀選州縣分派協理令其將官侵吏蝕民欠三項明晰清釐不得絲毫朦混又屢次降旨將蘇松等七府太倉等五州

歷年帶徵地丁漕項錢糧一槩暫停徵比俟各州縣官侵吏蝕及實在民欠一一釐剔清楚之後再降諭旨并令該督撫遍行出示曉諭是朕於清查一案已申示再四可謂明白詳備矣乃承命之員奉行不善其始以為官侵無幾遂將紳衿所欠帶徵之項指為官侵以致姦胥蠹吏借端挾詐如松江俟選州同朱榮椿者積欠錢糧九百餘兩而為蠹書訛詐亦至九百餘兩此其明驗也又聞不肖州縣有以里圖攬書侵蝕之項將來難於

歸著議令官戶富戶分派攤賠者又有將帶徵錢糧加增火耗以補官虧者其說雖未足盡信然人言籍籍總理其事者寧未聞之耶此皆由於承命之員不能深體朕心而以徵比為清查之誤也設朕欲藉此為催徵錢糧之道從前又何以降旨停徵乎其有自願完納仍令地方官收受者緣浙江總督李衛來京陛見時奏稱江南舊欠錢糧自奉諭停徵之後凡有願完者州縣官恐涉先侵後吐之嫌槩不收受於民情頗有未便等語朕

以民間凡有隱匿錢糧尚准其自首豈有願完舊欠而不准其輸納之理是以諭令户部行文該總理清查大員知之乃不意奉行者遂借此為由將停徵之項緊行催徵名曰勸輸而挨圖挨甲差役追呼甚於嚴比近見各員所奏有稱已完一百餘萬者有稱旬餘之内州縣完三萬餘兩者而温而遜奏云此番清查首在勸其完納不徒在於造册又聞朱鴻緒告人云鎮江一府舊欠二年内必令其全完是各員俱以完納錢糧為重而以

清查官侵吏蝕民欠置之度外矣與朕簡命諸臣之旨不大相逕庭乎著將未完積欠槩行停徵其中或有官吏侵蝕今自首完納贓罪者聽其交庫外其餘民欠即有情願交納者亦不准收受該總理之員務令分查協理各員恪遵前旨將官侵吏蝕民欠分別清釐無得絲毫朦混倘仍有私行徵納及將民欠內之官戶富戶掩蓋官吏侵蝕者該督撫及總理大臣即行指參從重治罪倘該督撫等隱徇不舉或失於覺察經朕訪聞定將

該督撫等一併交部嚴加議處又聞分查之員令各欠
户自行首報夫前旨之准令自首者乃侵蝕錢糧之官
吏此等侵蝕之人本有應得之罪朕不忍其盡罹國典
是以令其據實自首則從寬免其治罪至於歷年積欠
前已分年帶徵今又一槩停徵伊等又有何罪而令其
自首乎總之各員卑鄙小見不知朕澄清吏治惠養小
民之心而唯以錢糧為重朝廷之德意不能宣究於下
司其事者寧無愧乎諭到著該督撫布政使即刊刻頒

發所屬凡遠鄉僻壤悉行張掛使官吏紳衿軍民人等咸知朕意

二十六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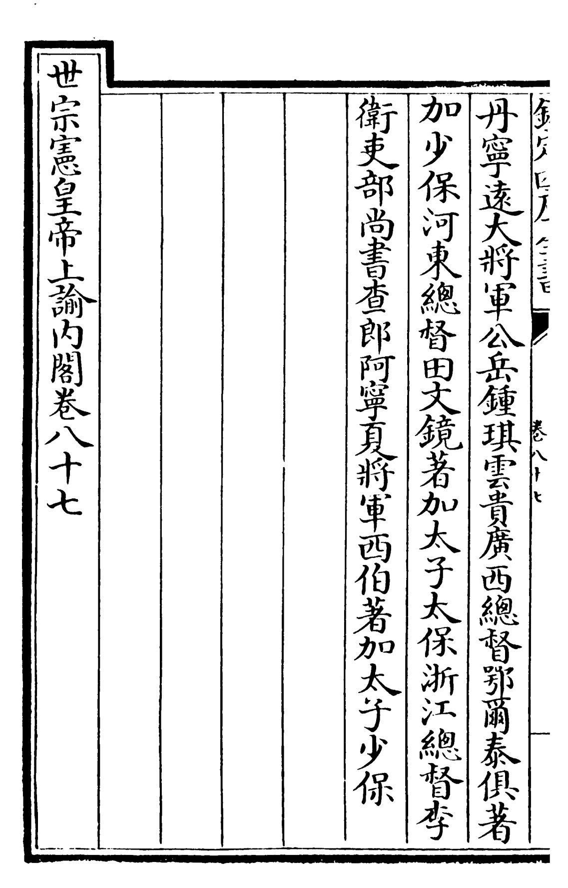
上諭據嵇曾筠等奏稱蘭陽縣耿家水口銅瓦廂以下朱家寨之北自汕引河一道中泓暢達化險為平與三家莊新汕引河一月之間兩呈奇驗等語前因三家莊大灘之内自汕深渠朕感念

河神默祐福庇吾民已降特旨諭令河臣虔敬致祭以申

諏烟今又蒙顯賜靈應著將蘭陽耿家口自沁引河之處一併敘入祭文之内

二十七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怡親王及内外大臣中數人協贊朕躬忠誠宣猷為國家辦理政務勤慎奉職甚屬可嘉怡親王之儀仗著增一倍大學士公馬爾賽著加太子太傅大學士張廷玉著加少保大學士蔣廷錫著加太子太傅刑部尚書勵廷儀著加太子少傅靖邊大將軍公傅爾



丹寧遠大將軍公岳鍾琪雲貴廣西總督鄂爾泰俱著加少保河東總督田文鏡著加太子太保浙江總督李衛吏部尚書查郎阿寧夏將軍西伯著加太子少保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八十七